■名家茶座

闲聊“拆白党”

□乐 朋

以“冒险家的乐园”称世的上海滩，在清末民国大半个世纪里，鱼龙混杂，流氓群集。其中多见的，要数诈人钱财的拆白党。

旧上海本多所谓“白相人”，无正当营生的他们，专吃“白相饭”。鲁迅说，“吃白相饭”大抵有三部曲：第一段是欺骗；第二段是威压；第三段为溜走。“白相人”结伙成帮，联手诈骗，遂为拆白党。姚公鹤《上海闲话》载，“拆白党”系“擦白党”的误称，意谓“本系劣质之铜，偶借磨擦以欺人耳”。“擦白”误为“拆白”，于是“擦白党”也被叫做“拆白党”了。

然依我看，恐非全系误称，因为旧上海之流氓，本就有“拆梢党”。清人葛元煦曾释道，“沪上无业游民诈乡民孤客，或乘机局骗，或无债索偿，遇者受其欺凌，旁人莫辨真污，谓之‘拆梢党’”。拆白党的作派与拆梢党无异，拆白、拆梢，都不离“拆”，即先盯梢、后敲诈钱财。倘说零散的“白相人”欺诈“洋盘”、“猪头三”、“阿木林”，那拆白党就专盯贵公子、富小姐而敲其竹杠，是更具欺骗性的有组织犯罪。

近代人徐珂编撰的《清稗类钞》，对拆白党的记述颇详。关于拆白之名，它说了三种意思。一曰：拆者，拆梢也；白者，不名一文、专以白吃白拿为事。二曰：拆白作擦白解，即此辈虽金玉其外而实败絮其中，犹如用药粉施之于金属器皿，而磨擦使白。三曰：拆白作拆败解，指良家妇女既为所愚，久之必至家破名裂、一败涂地。三种说法虽有不同，但无改其诈骗劫财本相。

拆白党有老有少，各有分工。或装诚朴，或类少女，还有小滑头，专任侦探者等。先由探子到大街或戏院、花园等处，见有穿着华丽的贵妇或闺秀，便尾随跟踪，探明其姓名、住址、性情、爱好，其夫或父为商为官，自身有无私财等。回来报告党首，再由党首自往探核，然后定应对之策。若她是半老徐娘，就诱之以中年，若是妙龄少女，就遣以青年；被物色的党徒修头饰面、更换衣履，潜至目的地附近相机行事。待她出门，即紧紧跟随，同乘车、同看戏、同游园，大献殷勤、投其所好；当妇女遇到如此识趣的风流男子，双方眉语目送，色授魂与，十之八九就吊上膀子，这样一来二去就可下手骗取钱财了。若被女方看破，拆白党便威胁告发其丈夫或父亲，或以毁其名声讹诈、要挟，逼迫其花钱消灾。这种色诱骗局，类似于明清时的“扎火囤”、“仙人跳”，集劫财、劫色于一体，只不过更有预谋、有步骤罢了。

拆白党有一名头领称党首。他负责招揽党徒，并对党徒传授吊膀子秘诀，还得给他们置办衣饰等。一旦骗局得逞、彩头到手，就按一定比例给党徒发赏金，余下的充党中公用。拆白党设部长一人，类似于经理，协助党首处理事务。

拆白党无定额员数，但限制颇严，加入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1、面目清秀，身无残疾；2、能说会道，随机应变；3、交游广阔，熟悉沪上情形；4、年龄须在 40 以下、16 以上；5、须有两位以上党徒介绍，并须立誓不负党义。加入拆白党后，党徒要遵守八条纪律：听从部长指挥，不许违抗命令；不吊寡妇；无钱不吊；不许两人同吊一妇；攫取财物须出于女方自愿，不得私自偷窃；所得财物八成归公，以备失事后之费用并置办衣饰等；不准私吞所得钱物，违者逐出党外，并以私法惩处之；不得泄漏本党事务。拆白党组织之严密、规章之严苛，跟秘密会党不遑多让。

拆白党男多女少，就为妇女知识水平低下，容易受骗。而骗女子，则用男子为宜。拆白党横行上海滩的最大原因，在其与华洋两界的警察局、巡捕房“通同一气”，互相勾结利用，“始能有恃而无恐”。劣胜良汰的腐败社会，恰是骗子流氓栖身立命的天堂。

事实上，除了有组织的拆白党，流氓遍布上海滩的角落。即在高雅的文坛，也有鲁迅痛斥过的“恶劣无极”的“文氓”(1934 年 5 月 16 日致郑振铎信)。他们“献检查之秘计，施离析之奇策，起谣诼兮中杈，藏真实兮心曲，立降幡于往年，温故交于今日”(《准风月谈·后记》)，卑劣险恶不下于拆白党。由之我想，但凡用流氓手段诈骗功名利禄者，便都可叫拆白党。

■法官手记

忆 食

□蔡妍

人长久的记忆大多都与食物相关，像鲁迅的蚕豆，朱自清的白水豆腐，张翰的莼菜鲈鱼，这一道道食物的味道香气弥漫在回忆里使之愈加清晰。实习的这两个多月，大约是一顿顿午饭串起的，那琳琅满目的菜色饮品中，最值得回味的就是牛肉面和奶茶了。

牛肉面有两种，周三的番茄牛肉面和周五的清汤牛肉面。虽说周三还有红烧和麻辣口味，但自从在台湾尝过牛肉面之后，我一度觉得大陆吃到的、能称得上牛肉面的是屈指可数，而番茄汤底的牛肉面大约能榜上有名。一到午饭时间，约上小伙伴冲到面食窗口排长龙，待阿姨打上三两面大半碗汤，放上一勺蔬菜两片番茄五六块牛肉，配着夏日特饮酸梅汤，就是一天中最高兴的事情了。想要获得一碗完美的番茄牛肉面，需要天时地利人和；排在前肉少汤油，排在后肉多汤咸，此外还要及时阻止阿姨豪放地不要钱似地抓上一把香菜，才能得到一碗合心意的面。

周五的清汤牛肉拉面特点不在味道，而胜在回忆。学生时代校园的周围多多少少总有些小食店，基本上都有一款汤清色黄的牛肉拉面。这一碗便宜量大的清汤牛肉拉面在任何时候吃起来都那么熟悉，承载着嬉笑打闹、努力奋斗的少年记忆。也许是被学校里的食堂长期荼毒，与食堂师傅们的物美价廉一比较，无疑助长了我等年轻人的好胃口。可根据两个多月以来的经验，清汤牛肉拉面与辣子鸡不可同时出现，以至于错过一碗拉面的我耿耿于怀，幸有辣子鸡以慰受伤的心灵。

咖吧的奶茶与周三的番茄牛肉面有同样的属性：靠运气。我与小伙伴常常扒拉在咖吧柜台眼巴巴地问：今天有没有奶茶？柜台大叔或者小姐姐转身查看一番，十有八九的回答是没有。不是有奶无茶，就是有茶无奶；两者俱在时，也可能凑不够一杯。真是可遇不可求啊。咖吧的奶茶是我等对咖啡因过于敏感人群的福音，因为按照舌头和大脑给的反馈，它就是纯粹奶和茶的结合，喝完还能睡得着。

记得每一天吃了什么，是认真地对待生活；而记得吃了什么，就会记得与谁在哪里吃，那是深刻的回忆。

■世象纵论

自行车大国的桂冠

□唐汇寅

上世纪 60 年代，自行车大国的桂冠属于中国。有这么一张照片：天安门前长安街上，拂晓赶去上班的人们蹬着自行车，汇成了奔流不息的滚滚洪流。照片上满天朝霞色彩斑斓，自行车大军的勃勃生气风传到全世界。那时城市青年结婚的优质资产配置是三转一听(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、收音机)，在小地方自行车更是奢侈品，有钱还得凭票才能买到手。余华在小说《兄弟》中说一个县一年才分到 3 辆永久牌自行车，县人武部长还得找五金公司开后门。小说虽有夸张，但永久、凤凰、飞鸽等名牌自行车的确很难买到。其时县级机关也只配备自行车，地厅级领导方能坐上帆布吉普。

当时的发达国家正在为城市交通拥堵犯愁。我们的画报登载过多幅巴黎等都市汽车挤满大街寸步难移的照片。我们的脑子也灌了水，还幸灾乐祸地看着人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窘态。后来，他们增加地铁、修建高架路，用立体交通逐步缓解了拥堵问题。

我们也告别昨天，找到了新的前进方向。富起来的中国人争相购买小汽车，有的一家买几辆，上班只隔一两站路也非要开车去。乡镇与科局的公车都换成了小轿车，而且还相互攀比品牌。好些农家也购置了摩托和农用汽车，自行车基本进入了历史陈列馆，自行车修理铺也纷纷关门倒闭。遍及各地的大城市病接踵而至，不断地修筑地铁、高架路也难以根治拥堵。上世纪末我在北京市区去首都机场的几公里高速路上，乘车竟蜗行了一个多小时。近几年节假日期间，小车从高速公路上一直堵到了农村的集市街道。

不过，自行车在我们的一个友好邻邦仍是奢侈品，因为他们还徘徊在昨天的老路上没有穿越出来。但他们人穷志不穷，自行车在首都有碍观瞻，他们怕外国人嘲笑干脆禁止在市区行驶，首都之外的民众则惜如珍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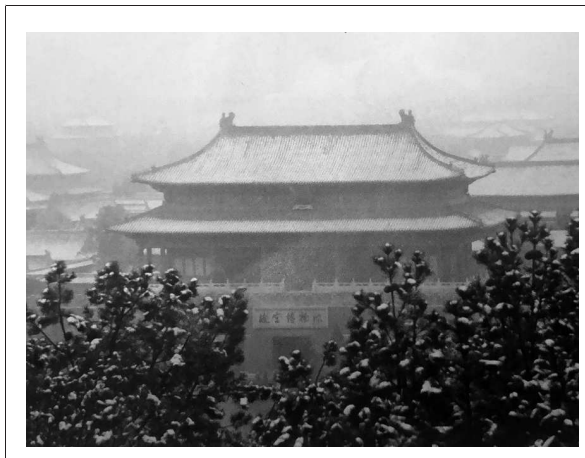
真正的有钱人不露富，反倒认为自行车是个好东西。

荷兰是标准的弹丸小国，17 世纪时人口只有 150 万，国土面积 41543 平方公里，还是一片饱受海潮冲击的沼泽地带。但他们凭借一刀就收拾完鲱鱼的技巧起家，继而制造出载货量大、售价低廉的船舶当上了“海上马车夫”，接着创办了全世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，由此称霸世界贸易数十年，成了第一个崛起的资本主义大国。如今的荷兰却抢走了自行车大国的桂冠。他们的城乡道路上自行车络绎不绝，田野里还有骑车兜风的。海港阿姆斯特丹如同威尼斯一样，市内河渠密布，游艇往来如织。大街上公共汽车、有轨电车交叉行驶。居民的门口大多停有小轿车，但使用频率不高。更为靓丽的风景是火车站旁边一座停放自行车的大楼，楼层很多，上上下下密密麻麻地停满了自行车。他们的首相马克·吕特上下班乃至去皇宫谒见国王，全是骑自行车。这位首相不爱面子，竟敞帚自珍地给自行车上了一把锁。

网上还有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骑自行车买菜、英国前首相卡梅伦骑车接送孩子上学的照片。他们没有特权，日子得算计着过，加之骑自行车锻炼身体、节省燃料还绿色环保，与平民打成一片也无损颜面，何乐而不为。

我们的官员出行都要屁股冒烟，连最底层的办事员下乡也一色的摩托化，骑自行车的恐怕万里挑一都罕见了。听说火箭专家钱学森先生不太认可大力发展汽车产业。他的意见不无道理，火箭飞得远必须速度快，一泡尿远有必要坐汽车跑那么快吗？我国的中东部人多地少，建停车场的压力都不小。摩托与汽车引发的安全事故也与日俱增。机动车污染大，除去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和扬尘，制造使用的钢铁、能源也是巨大的污染源。

前几年喧嚣一时的共享单车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可惜我们的国民素质和配套政策没有跟上去。要保证可持续发展，留住绿水青山和蓝天，恐怕还得让荷兰抢走的桂冠完璧归赵，还给自行车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。



北京雪景 毕权 摄

■灯下漫笔

遏制青少年体质的“滑坡”

□沈栖

2019 年 12 期《柳叶刀·儿童与青少年健康》披露的我国青少年体质近 30 年以来“滑坡”现象，足以令国人惊诧和警惕。

这个研究报告是以我国六次全国调查(1985、1995、2000、2005、2010 以及 2014 年份)为基础，以 7 岁至 18 岁的青少年 150 万人为调查对象，通过肺活量、立定跳远、仰卧起坐、50 米跑和耐力跑等项目测量，经过标准化调整，形成了一个可供纵向比较的身体素质指标值。从对比的数据分析，从 1995 到 2014 年，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情况下降了 167%，且不及 1985 年的水平。

青少年的体质与营养当然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。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提供佐证：一、1985-1995 年，我国物质生活条件大为改善，早先那种由于营养不良所导致的青少年体质偏低的情形有所转变；二、我国地域发展不平衡，那些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，物质生活丰富，其青少年体质明显高于老少边地区。然而，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。如同营养不足会引发青少年发育迟缓或偏瘦，营养过剩且缺少锻炼运动，它也会直接造成青少年体重超量或肥胖，导致一部分人体质下降，这是一个不可轻忽的问题。

有人在分析青少年体质“滑坡”现象时，指出：当下青少年过于迷恋网络，玩电脑、玩手机。如由于不注意用眼卫生，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已高达 36.7%，居世界第一。又如青少年的脊柱问题也不容乐观。据日前媒体报道：近三个月，上海正中脊脊柱医疗中心连续举办五期青少年脊柱侧弯特训营活动，共对 80 多人作了评估检查，其中 50 多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脊柱侧弯现象。这些体质问题确实存在，但仅仅归责于青少年，似有失公允，社会的引导、学校的教育、家长的关心同样是责无旁贷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过度的学业压力乃是青少年体质“滑坡”的主因，它使得青少年体育锻炼和健康问题被边缘化、运动时间被挤占。据《运动与健康科学》杂志一项关于 2016 年中国青少年体育锻炼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：只有 30%的中学生能达到每天中高强度运动一小时的标准，能达到的比例不足 1/3。虽然近年来，从顶层到基层，“减负”的呼声甚高，措施频出，但在应试压力下，收效颇弱。

其实，我国对青少年身体素质是有明确要求和基本标准的。1982 年发布了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》，该标准即明确首先在学校全面施行；根据教育部等六部委的安排，2019 年底将按 2014 年修订的体质健康标准完成调研和抽查复核工作。前不久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健康中国 2030 年规划纲要》，在强调“提高全民健康素养”时，提出“从小抓起，普及健康科学知识”；在强调“加强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管理”时，将青少年列为重点之一。时下的关键是要全社会重视，教育部门不折不扣地落实之。

青少年的健康已提到了战略的高度。这是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，他们的体质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未来国民的体魄和民族的力量。面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却伴随着青少年身体素质“滑坡”的这一反差，政府部门的重视及应对政策的变化，刻不容缓。